

书皮包裹的旧时光

旧影重现

初心不改 忆代课岁月

又是一年开学季,看着孩子们捧着新书蹦蹦跳跳地走出校园,思绪万千,情不自禁地勾起了我对儿时包书皮的回忆。

儿时,村子里没有幼儿园,姐妹几个相继进入小学。每次学校发完书,我们随手就扔在炕上。父亲默默摊开书本,热烈的目光扫着书页,仿佛珍宝般不舍放下。



牛皮纸,那是那时候最常用的材料。阳光正浓,父亲骑着那辆“二八”自行车出门了。暮色中,矮矮的父亲推着车进了院门,车后面放着尼龙绳捆绑的袋子。我们看到上面印着“水泥”等字样,才知道父亲到很远的工地捡拾废旧水泥袋子。我们帮着父亲将挂着水泥袋的水泥洗净,把牛皮纸的褶皱弄平,在炕柜底下压平。

包书皮工艺不复杂,重在仔细、耐心。它质朴而坚韧,仿佛能承载起我所有的梦想。父亲平日里干活就格外细致精心,包书皮也不例外。父亲包书皮的时候,非常认真。父亲把书平放在一张牛皮纸上,用指甲在书脊以外的三面轻轻地划出印痕,然后把另一边的牛皮纸折上来,包住书脊,用手压实,在纸上留下书脊的厚度印痕,之后把纸对称反折,用剪刀按照指甲划出的印痕,剪掉多余的部分。

接着,按书脊和封面的边角折出书皮的轮廓,用剪刀在边角处剪两下,通过折叠、翻塞,书皮就做好了,套在书上,把书包裹得妥妥帖帖,严丝合缝。这便比一般的纸书皮分外结实坚固。这是父亲独有的本领,我反正是笨手笨脚怎么都看不会、学不来。

新发的课本,包好书皮后,为了方便课本的使用和防止与同学弄错,父亲拿出他那根洗得发白的毛笔,在刚包好的书皮正中间写下语文、数学等字样,再在右下角写下我们的名字,这样一眼便能分清科目名称。然后再把书压在家里的木头箱子底下,让书变得更紧贴。这样在使用中,书皮就不易脱落。父亲包好的课本在我心里就是一件艺术品,父亲的细致,也透着对知识的敬意。父亲告诉我们,书里的知识都是力量,学好书里的知识,将来就会变成非常有力量的人。

看着饭桌上码着的那摞包上书皮的新书,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带着新课本来到学校,同学们往往对我课本上的书皮赞叹不已。读小学三年级时,我在父亲的指导下也开始学着包书皮,可我怎么学,也学不会父亲的手艺。做出来的纸书皮不是太长就是太短,松松垮垮的,没过多久就像散了架一样,书皮自己脱开了。父亲常说做事要认真,可能是我不够认真的缘故,至今都没能做出一本像样的书皮来。

又是一年开学季,孩子们的课桌上摆着包了书皮的课本,一切恍如几十年前。一张书皮的变化折射出了社会的进步,时代的变迁。难忘包书皮的岁月,难忘那牛皮纸里散发出来的悠悠书香,更难忘“包书皮”中蕴含的趣味……

[广西·钟山] 陆明华

一场受益终身的诗学启蒙

1965年春,我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。一个晨光清澈的早晨,我与媒体编辑陆伟然,受上级指派,一同前往省军区独立一师一团,采访一位排除哑弹的英雄。

抵达柞树林环绕的驻地时,春意正浓。为让我们感受现场,战士们特意演示了六〇迫击炮的发射。炮声骤起,山鸣谷应,在轰鸣与硝烟散去的片刻,陆伟然目光灼灼,脱口吟出:“炮膛里喷出颗颗炮弹,这是战士愤怒的火焰。”诗句铿锵,仿佛与炮声共振,将瞬间的震撼凝成了语言的雷霆。

采访结束,归途已是午后。吉普车穿行在泛着新绿的田野之间,我看见远处地气氤氲,如纱如缕,在日光下缓缓升腾,便试着接续他的诗境,喃喃道:“地上的水气,轻悠悠飘起……”我话音未落,他已望向窗外,接口诵出:“啊,春天在呼吸。”两句相连,一幅动静交融、刚柔相济的春日边塞图景,竟在即兴的唱和中浑然天成。

我趁此机会,向他求教诗歌的奥秘。他沉思片刻,恳切地说:“写诗,贵在虚实相生。‘实’,是笔

下要有可触可感的画面,像今天的炮、田野、水气;‘虚’,是思想与情怀要跃出画面,赋予它灵魂,像‘战士的火焰’‘春天的呼吸’。”这番朴素而深刻的话,如一枚火种,落在我心里,成为我日后漫长写作生涯中恪守的信条。

陆伟然是名副其实的“战士诗人”,从他身上,我真切地体会到,真正的艺术必须双脚深深扎进生活的泥土。那次春天的同行,于我而言,不只是一次采访任务,更是一场受益终身的诗学启蒙。

[黑龙江·哈尔滨] 杨广林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。小时候,村里的长辈常逗我:“二平呀,长大想干啥?”我总毫不犹豫地答:“当科学家、工程师,最好当名教师!”这颗想当老师的种子,早早就在心里扎了根。

1967年,我回村当了农民。因劳动踏实肯干、憨厚老实,先后被推荐担任生产小队会计、村赤脚兽医。1970年,村里小学增设高小,我又被推荐当上了代课老师。待遇是工分加补贴,大队每天记一个工(10分),每月另补12块钱。这份工作让我如愿以偿,似乎找到了人生之路。

代课仅一年,西北宁夏贺兰山军马场招工,我被负责招工的曹主任看中,成了一名军人。后因工作出色,被选调至场政治处任青年干事兼场团委书记。在那几年里,每当场子弟中学(银川十中)有老师请假,因教师不多,我总在场领导支持下,于不影响本职前提下主动代课。我教过初中数学、语文、政治等,学生期中期末成绩优良,深受校领导与好评,被称为“最合格的老师”。

代课几年间,我也做了不少好事。一次,庞治帮老师爱人急需做手术,费用不够,我发动团员青年捐款,两天凑齐手术费,使其得以及时医治。又如,我代课的初二班王全同学,午饭时胃疼难耐。我立刻找场卫生科用侧三轮摩托送他至银川市医院。当时我掏光身上40元工资垫上医药费。王全同学得救了。

算起来,农村小学代课与后来场子弟中学代课,累计近十载。直至因工作需要调至宁夏氮肥厂,我才放下心爱的粉笔盒与批改作业的红蓝笔。

人们常说:“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”这句话的分量,只有真正站上三尺讲台、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,才能深切体会。从乡村小学的简陋教室,到场部中学的明亮课堂,我愈发明白“十年树木,百年育人”的深意——种一棵树只需十年,而培养一代人,却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坚守与付出。

[宁夏·银川] 郑敏灵